

慰问演出到一线

■莫珀涵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连日来,火箭军某基地文艺轻骑队深入一线,为官兵送上一场场慰问演出,赢得任务部队官兵阵阵喝彩。

清晨,西北大漠。文艺轻骑队的队员们刚到驻地,便赶往某旅伪装网下的任务区准备首场活动。

战地旋律,格外嘹亮。“准备打仗,准备打仗/一声令下风雷动/准备打仗,准备打仗/一往无前立战功”,队员李乐天、马望的一曲《准备打仗》,铿锵有力,引来全场同唱,浓郁的战斗豪情感染了现场官兵。

舞台不一定要“声光电”俱全,透过伪装网的点点阳光是最好的“舞美”,野战营区内的一片空地就是最佳“舞台”。看过演出的官兵都说,队员们歌声中洋溢着战地气息,节目中激荡着向战豪情。

“把舞台搭在伪装网下,把活动送到任务一线,才能知道演出是否被官兵认可,是否保障了战斗力建设。”该基地领导说道。

正在执行任务的某营驻扎在戈壁滩深处。听说有演出队要来,营长武锋担心野外环境较差,队员的身体吃不消。“我们都是战士,我们可以随队出征!”队员们回应道。随后,这支文艺轻骑队连续急行军11个小时,直奔任务一线。他们不用伴随保障,一切自己动手,没有演出场地,就以沙丘为舞台,没有音响设备,就放开喉咙歌唱。官兵看完演出后感叹:“来了就演,演完就走,演出节目精彩,工作作风风火火,真是一支战斗的‘文艺轻骑队!’”



某基地文艺轻骑队坚持“官兵第一,服务至上”,边慰问演出、边业务带教、边采风创作。图为他们临时编排节目三句半《看我火箭军》,为官兵现场表演。

了5次,不少节目都是在与一线官兵的交流中获得的灵感。宿舍里、路途中、餐桌上,队员们一有空闲时间就围坐一起,听取基层官兵对创新演出形式、提升演出效果的意见建议,并对相关作品进行修改完善,以此提高演出“含金量”。

在某深山阵地演出间隙,他们创作排演小品《等待烽烟》,紧贴官兵枕戈待旦的战斗生活,用小故事讲大道理,激励官兵练兵热情。深夜入驻某演训现场,目睹官兵跨昼夜火力突击的壮观景象,他们将所见所闻加入群舞《练为战》,铿锵舞步里彰显官兵血性虎气。

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才能拨动官兵心弦、引发共鸣。“这一个节目,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个小点量身打造的!”看完演出后,下士郭长峰说。

那天,演出刚刚结束,保障设备已经撤场。还没来得及登车的队员们,又为因担负战备值班任务未能观看节目的官兵献上“专场”。没有灯光、音响,

演出队员依然热情高涨。5名声乐演员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情况下歌唱着,官兵点啥就唱啥。手风琴悠扬的琴声和美妙的歌声交织,小小的板房顿时化为音乐的海洋……这样的场景,在巡演路上时常可见——只要有官兵因故错过观演,小分队都会克服困难,采取贴合实际的表演形式为他们开设“专场演出”。

“这次演出,不仅是内容上有创新,复杂的保障条件,也为我们如何在任务一线开展文艺演出带来了更多思考。”文艺轻骑队负责人李振怡说。

歌声是抵达心灵的路。在某旅阵地,队员李乐天一曲《有咱就有发言权》唱罢,该旅下士魏百顺上台献花,并激动地说:“歌里唱出了我们在这里坚守的意义!”

“雪峰巍峨的轮廓/印刻你的脸庞/戈壁雄浑的线条/映射你的戎装”,舞台上,一曲独唱《守在高原的你》,歌词隽永、曲调悠扬,沁人心脾。“你们为了使命,枕戈艰苦前线、守望祖国天疆,让我们敬佩!让我们感动!”队员于程一的话,引发队员们强烈共鸣。

演出最后,现场官兵齐唱《高原火箭兵进行曲》。嘹亮的歌声、坚定的誓言,回荡在大漠上空,也回荡在官兵的心胸。

讲的是战斗故事,唱的是共同心声。这支文艺轻骑队传递一路感动,奉献一路真情。“驻训一线、任务前沿是战斗的地方,文艺演出要注重激励部队军士士气,并且要做好配套活动,让文艺工作更好地向战斗力聚焦。”该基地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副处长王亮介绍,他们此次慰问演出,还遴选了基地部分优秀“四会”政治教员、心理骨干一同前往,开展理论辅导、思想解惑、心理巡诊,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为一线部队火热的练兵实践添翼助燃。



梦想之花在蓝天绽放

■空降兵某旅 王向科

跳伞,是我们空降兵的“必修课”。当军校毕业分配,我选择来到英雄的空降兵部队时,就梦想着能早日拥抱蓝天。可是人生往往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来了空降兵,我才知道什么叫“三肿三消,才上云霄”,才知道想要拿到“蓝天通行证”,有多不容易——不光要好过体能、技能、心理三道关,而且从地面到上天、从上天到“飞天”,只给了我们这样的跳伞“小白”1个月的训练时间。

我还记得,集训中自己第一次爬到8米高模拟架上的情景。随着高度的上升,我感到心跳在不断加快。当站到跳台边上时,我的心跳得就像擂鼓一般,双腿也不听招呼,打起哆嗦来。台下战友大喊着为我加油打气,我定了定神,“算了,跳吧……”我心一横,颤颤巍巍就跳了下去,完全忘记了正确动作。

那次出模,让我成了集训队的“名人”。我从8米高的地方都不敢往下跳,啥时候敢挑战千米高空?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班长带我来到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那座伞塔下。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当年缺少训练飞机,前辈们就是爬上伞塔来练习跳伞的。咱们部队仅仅组建11天,就实现了飞机跳伞。空降兵,就要有奋不顾身的勇气。跳一次不成,就跳两次,勇敢点!”

听完班长的话,一股力量在我的心中升腾起来。回到训练场,我选择从零起步,自己跟自己比赛。跳台从1米升至2米、5米、8米……一次次跳下,就是一次次自我突破。

用正确的动作跳离飞机,是跳伞安全最关键的一环。这个简单的离机动作,需要我们在地面上练习百次千次,进而形成肌肉记忆才行。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协调,我的离机动作总是不合格。眼看跳伞日渐渐临近了,我自觉地加入了加班加点的“突击队”。有一天,已经凌晨1点了,我们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跳离机动作。就这样,弓着身,从模拟飞机上跳下,全身绷紧,落在跳垫

上。一次,不合格,再来一次……苦心人,天不负。在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大家的帮助下,我的各项考核都合格了,拿到了“蓝天通行证”。终于,跳伞日来了,我怀着激动又豪迈的心情走上了飞机。从千米高空一跃而下,那感觉,爽!看着,身边的白云像袅袅炊烟,远处的群山绵延苍苍,脚下的河流碧绿如练。果然,人只有经历了磨难与奋斗,才能收获最真实的幸福。

“战歌如雷,马达怒吼,英雄的空降兵飞向敌后……”这首豪迈的《空降兵战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它曾经给了低谷状态的我非常大的勇气,也激励着我克服一个个困难,让我的金花一次次绽放在蓝天高空。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成长的过程肯定会遇到许多挫折和挑战。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有奋不顾身的勇气,敢于直面挑战,挑战就会变成成功的垫脚石,我们就一定能遇见更强大的自己,拥抱更广阔的蓝天。

热血从军正当时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曹学兵



近日,广西南宁警备区组织“热血后浪 青春报国”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晚会,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抒写青春责任担当,展现从军报国情怀,感召莘莘学子携笔从戎。

晚会由“青春”“国防”“使命”3个篇章组成,兵味、战味浓郁。“青春篇”以舞蹈及表演《国家》活力开场,将青春洋溢的蓬勃朝气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有机融合,凸显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我们从少年走向青年/成人礼上我们选择了戎装”,诗朗诵《军的赞礼》开篇点题。艺术家以沙为墨,用沙画为军营写意。4位朗诵者声情并茂地礼赞军旅生活:“也许昨天还是父亲为你壮胆,教你怎样成长/但今天节奏紧凑的生活将使你如铁似钢……”

舞蹈《乘风破浪》为晚会“国防篇”开篇,召唤热血青年逐梦强军,破浪前行。快板书《军营新歌》通过镜头、多画面,记录了一名“许三多”式的新兵,在军营百炼成钢的蜕变过程,并通过他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全军将士牢记强军使命、担当强军重任的动人景象,激发生场大学生的参军热情。独具壮族特色的天琴表演《赶坡歌》,将民族乐曲配以军旅新词,老歌新唱;舞蹈《英姿》将戏曲元素与现代舞蹈相结合,演绎当代“花木兰”们从军报国的飒爽英姿。

在晚会“使命篇”中,小品《我要去参军》以当下大学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为主题,讲述了一名“学霸”主动放弃名牌大学研究生保送资

格,瞒着父母偷偷报名应征后,一家三口围绕女儿的人生选择而“斗智斗勇”的故事。小品情节跌宕起伏,草蛇灰线中既隐含对“前浪”父亲献身军营的崇高致敬,又彰显“后浪”女儿建设国防的远大志向,传递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梦为马,携笔从戎建国防”的正能量,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现场观看演出的大学生孙佳蕊,已经报名参军。她感觉,小品中的女主人公,仿佛就是她自己。尽管家人担心她能否适应部队的紧张生活,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人生中能当兵的履历,让青春绽放别样芳华。

“在大学生成为征集主体的大背景下,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晚会,在为群众带来文化食粮的同时,又能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也实现了对大学毕业生征兵宣传的精准动员。”南宁警备区动员处处长郝生发介绍,下一步他们还组织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收看晚会录像,从而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立业。



曹学兵摄

石臼湖畔的歌声

■孙海云

划哟,日出一斗金哟,胜过万担粮啊!我们生活在湖上,我们战斗在湖上……天苍苍,水茫茫,石臼湖上是家乡。家乡处处起歌声,唱到东方现朝阳。”

我在湖边写歌的事,不知怎么被涂克同志晓得了。涂克,原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的老同志,不但擅长作画,而且善于作曲。他创作的《吃菜要吃白菜心》和《当心鬼子来抢粮》,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他当时正在一师政治部宣教部负责文艺工作,是和我们一师合编了这首歌。他要我将歌词写出来,拿给他看。看了歌词后,他很高兴,高声朗诵起来,并说:“写得好,有生活,有感情!”他经过连夜“突击”,很快就谱好了曲子。从此,“天苍苍,水茫茫,石臼湖上是家乡”的歌声,很快在部队和群众中传唱开来。十六旅四十六团经常活动在石臼湖周围,保护渔民打鱼,指战员们对石臼湖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那时,涂克同志和我正在这个团。在一次全团的干部会议上,同志们要求我们俩合唱了这首歌。我们虽然唱得不好,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在部队集合或开会时,大家经常唱这首歌,有时团长、政委还带头唱。

我写这首歌,是即兴创作,没有想到谱曲,更没有想到会在部队和群众中流传。这一年秋天,我回到苏中二分区时,发现《石臼渔歌》已经飘过长江传到这里来了。1944年8月,二分区文工团成立,团员们要我教唱的第一首歌,便是《石臼渔歌》。1946年10月,我在八纵队七〇团工作时,有些来自江南溧水、溧阳、高淳等县的干部战士也会唱这首歌。全国解放后,涂克同志曾来信讲起,上海市于1950年组织不少知识分子到江南参加土地改革,当他们在溧水

和高淳一带农村听到群众唱起悠扬的《石臼渔歌》时,感到很惊奇,没想到群众这么喜欢这首抒情歌。

1980年1月,高淳县文教局同志为了收集抗日战争的历史材料,来信向我索取《石臼渔歌》。我怎么也回忆不全,身边保存的手抄稿,也早已散失。不得已,只好写信给当时任广西文联副主席的涂克同志和过去爱唱这首歌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助回忆。我几经校对,才把这首歌的歌词按原面目记录下来,后来将其发表在1985年第5期《江苏音乐》上。

说来也巧,1987年,涂克同志在江苏美术馆举行个人回顾画展,我们有机会见面。关于《石臼渔歌》的创作情景,自然成了我们久别重逢谈起的主题。在画展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美术馆馆长徐天敏同志来了个“突然袭击”,指着我和涂克向大家介绍说,“他俩就是《石臼渔歌》的歌词作者”,并带头鼓掌欢迎我俩演唱。我做梦也没想到,44年后,在南京,我俩人又一次登台合唱这首歌。两个老头子,一副破嗓子,事先又毫无准备,唱起来难免有些不合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博得了“理解”的掌声,为座谈会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这首歌曲为什么受到欢迎、得以流传呢?我那时就想过,不是因为歌曲写得怎么好,而是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残酷的斗争中,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队的干部战士和根据地人民渴望自由幸福、建设美好家园的心愿,满足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需求,抒发了他们的内心感情。

1990年5月,我们几个新四军老战士,前往茅山,参观新四军抗日斗争历史陈列馆。当年将行驶到溧水县时,我

的心情很不平静。思绪随着那转动的车轮,似乎又回到了阔别47年的石臼湖畔。参观陈列馆后,我们登上了茅山之颠。站在耸立的“三天门”前,极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这时,令我心驰神往的还是石臼湖,她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江南的大地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明镜一般的湖水和富饶的渔乡,耳边又隐约听到了处处唱起新的渔歌。我深深地眷恋着那湖水、渔帆,更难忘记那艰难岁月中火热的青春和战斗的集体……

(易之根据作者1990年5月的回忆文章整理,有删减)



扫描二维码 阅读更精彩



第4928期